

2022年瑞士纪行 (5)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辉云

上接2022年2月17日第B2&3版

琉森

告别令人流连忘返的南部城市卢加诺，乘全景快车 (Gotthard Panorama Express) 前往中部城市琉森 (Lucerne)。一路上的湖光山色，美不胜收。中途在小镇Fluelen转乘游轮，下午便到了琉森。

琉森，也有人译作“卢塞恩”，素有瑞士最美丽城市的美誉，也是最受瑞士人喜爱的度假胜地。从码头出来，便感觉了这座城市很有些高大上的劲头儿。

游轮码头与火车站毗邻。火车站前的广场拱门引人注目，其顶上的雕塑“时光之神”出自瑞士著名雕塑家Richard Kissling之手。我们下榻的旅馆，就在火车站附近，入住后，便迫不及待地地上街寻找琉森的名片卡佩尔廊桥Chapel Bridge (Kapellbrücke)。

其实，卡佩尔廊桥与我们旅馆只隔一条街。这座横跨罗伊斯河的廊桥始建于1333年，是欧洲最古老的木结构廊桥，全长200米，虽然曾经遭遇火灾，但修复后的廊桥仍然是这座城市的象征。

走在廊桥上，可以看到横梁上一幅幅古画，描述的是琉森守护圣人的生平。一些色泽较老的是十七世纪的原作，而看起来较新的则是火灾后修补的仿作。读着桥上一幅幅古画，听着桥下河水一如既往地流淌。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微风吹来鲜花的芬芳。

这座廊桥见证了整个城市的历史！我站在桥上，久久不愿离去。



卡佩尔廊桥

桥边有一个八角型的水塔 (Water Tower)，高34米，建于公元1300年前后，最初是城墙的一部分，曾被用作档案馆、金库和监狱。

卡佩尔桥的不远处还有一座木制廊桥——施普罗伊尔桥。桥边曾经是一个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小作坊，现已弃用。因此，亦有人将此桥称作“糠桥”。其实，这座桥也相当古老，始建于1408年，后遭飓风破坏，于1568年重修。施普罗伊尔桥里的横梁上也有历史画作，描绘的是当年瘟疫蔓延的情景。这让我想起武汉，想起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

离卡佩尔桥不远的街头小公园里，有一座曾让马克·吐温高度赞赏的雕像，即由丹麦雕塑家巴特·托瓦尔森设计的“负伤的狮子”。狮子痛苦的表情令人震撼。这座雕像是为纪念在1792年保卫巴黎杜伊勒里宫的战斗中牺牲的约1100名瑞士雇佣兵而创作的。历史上，瑞士人的职业之一就是外出当雇佣兵。忠诚勇敢的瑞士雇佣兵直到现在仍然还担任着教皇和一些皇宫的守卫工作。

黄昏时在河边漫步。沿河游人，熙熙攘攘，落日余晖泼撒在古城墙和教堂的尖顶上，浪漫的中古风情在罗伊斯河两岸轻柔地飘荡。这就是卢塞恩特有的高大上。

皮拉图斯山 (Mt. Pilatus) 海拔2132米，是卢塞恩湖畔的最高峰。据传古有飞龙至此，因而被古人认为



霍夫教堂

是神圣的“龙山”。如今，皮拉图斯山以拥有世界最陡的登山列车闻名于世。

皮拉图斯山齿轨登山轨道工程于1886年动工，工程师Eduard Locher带领600名意大利工人和许多瑞士当地人花了三个夏天于1889年建成，迄今仍以48度的最大倾角，保持着“世界上最陡的齿轨登山铁道”的称号。在如此陡峭的岩壁上坐火车，肝不颤，腿也是有点儿软的。

然而，坐这种火车上山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皮拉图斯山是一个最具传奇色彩的地方，风景之美更是没得说。天高云淡，站在观景台上，阿尔卑斯山的73个山峰尽收眼底，颇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

下了山后，再游卢塞恩老城，率先来到霍夫教堂 (St. Leodegar im Hof)。这座双塔哥特式教堂始建于735年，初为罗马式建筑，几经改建，成为现今文艺复兴晚期的建筑风格。教堂内的一台有4950只铜管的管风琴遐迩闻名。

逛完老城，我们登上了瑞士保存最好的一段城墙，即穆塞格城墙。这段城墙古香古色，别有风味。城墙上建有9座式样各异的城楼。现在仅Münsterturm、Zeitturm、Schirmerturm三个城楼对游人开放。我们进入Zeitturm，这座城楼里的大钟于1535年建造，是城里最古老的钟，享有比城里其它大钟提前一分钟报时的特权。我们在城楼里参观时，正赶上整点报时，一看手表，2:59分。瑞士人对待钟表的精细劲儿，真是举世无双。钟表王国，果然名不虚传。

三个星期的瑞士之行，犹如到欧洲逛了一趟花园，虽行色匆匆，但令人难忘。聊以此文记之。

(——完——)